



维特根斯坦与杜尚 赋格的艺术

刘云卿 著

上海三联书店

维特根斯坦与杜尚 赋格的艺术

刘云卿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特根斯坦与杜尚：赋格的艺术/刘云卿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11

ISBN 978 - 7 - 5426 - 5762 - 6

I. ①维… II. ①刘… III. ①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Ludwig 1889 - 1951) - 哲学思想 - 研究 ②杜尚(Duohamp, Marcel 1887 - 1968) - 艺术评论 IV. ①B561.59②J205.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2780 号

维特根斯坦与杜尚：赋格的艺术

著 者 / 刘云卿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徐 徐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 - 22895557

印 刷 /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张 / 8.12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5762 - 6/B · 501

定 价 / 5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64855582

现在我们在镜中观看，模糊难辨，后来我们会面面对。现在我一知半解，后来我将了如指掌，就像主对我了如指掌一样。

——《哥林多前书》13:12

序 言

并置维特根斯坦与杜尚并非提供某种“比较”，谈论哲学与艺术的关系也不是我的兴趣。维特根斯坦与杜尚超越了“学科”或“专业”的强制性，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们的存在摧毁了被视为当然的一切。对“蛊惑”或诱惑的敏感，对“进步”的质疑，对摧毁、简化、治疗与救赎的热忱，对行动的注重使他们如此“相似”，致使维特根斯坦与杜尚几乎成了杜尚的“林肯—威尔逊”或者维特根斯坦的“鸭兔图”：从左边看去是维特根斯坦，从右边看去是杜尚，或者相反，既可以看成维特根斯坦也可以看成杜尚。除去表面的“相似”，在颠覆哲学和艺术过程中，他们刻画了彼此的形象：杜尚成为“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成为“艺术家”。他们甚至还分享了“诗人”的名头。此外，哲学或艺术成为他们的“战场”。战斗不只是对战斗的刻画，更是参与其事。个人及其行动至关重要。

信仰或者宗教问题无论对维特根斯坦还是杜尚而言都是一个含混的问题。当维特根斯坦说“犹太人的‘天才’只是圣徒”的时候，他至少说出了部分真实。“天才”对他来说是性格而非才能，与之相连的是意志、行动和伦理而非认知：智力可以在大街上

找到。因此有必要把《逻辑哲学论》置于“沉默”之下，把维特根斯坦的一生置于宗教和伦理之下。那样的话，该如何兼容一位圣徒、一位思想者与一位诗人？至于杜尚，如果不首先是一个“笛卡尔主义者”，如何可能是一个“反笛卡尔主义者”？杜尚对宗教毫无作为，甚至毫无兴趣，但“消失的杜尚”轻而易举地成了“殉道者”，没有任何殉道的姿态。不可判定，难以归属，并非茫然无据，就像“肉中刺”，它让你不安，它不是肉，但只能刺入肉中，而不是顽石之上。他们反对的东西具体而微，比如希腊以降的哲学，现代的科学和技术，或者乔托以来的绘画。这是表面上分开他们，事实上将其相连的理由。

对宗教沉默不语与奋力回避宗教非常相似，从而启示出另一种相似：专注（die Aufmerksamkeit）。也就是马勒伯朗士所说的那种“灵魂的自然祈祷”。专注与时间密不可分。后者不是沉思的对象，因为沉思时间依然是时间的一部分。重要的是历经的一切，时间的次序及其品格。“最后审判”抑或“不朽”只有在最后时刻才会来临。在此背景上，对宗教耿耿于怀和完全的世俗姿态拥有相似的意义。此外，多种“相似”存于人与“作品”、作品与作品、可能的作品与作品的不可能、作品与人、人与人之间。如何去看？什么是看的行动？什么不是“看”的行动？如何借助视觉达于思想？他们在漫长的征途或旅途中不断地相遇。“相似”与“相似”，就像赋格曲的主题与它的答题，主题与对主题的模进，主题与插部……当然，赋格曲多种多样，会与不同的名字相连，比如巴赫、

勃拉姆斯、韦伯恩、利盖蒂或者古拜杜丽娜。

完整呈现维特根斯坦和杜尚的“纯洁无辜”堪称唯一真正的研究。有两条道路可以达此目的：像他们一样成为我们时代的“赫拉克勒斯”，或者一字不差地把他们“抄写”一遍。这两者均超出我的能力。本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研究著作”，也无意面面俱到，只限于为一种可能的方向提供自己的思路。它算不上一首严格的“赋格曲”，因而算得上另一种“相似”。相似不会导致无限后退，理由很简单：那是一种姿态(Geste)。就像维特根斯坦常说的那样。

我要感谢黄韬先生促成此书并提供意见；我要感谢 Helen 赞助此书；我要感谢冉甲男、文思慧、贺敏年、程一人、曾雅婷、梁家荣、管敏慧、杨扬、陈瑞萍、叶子、汤善峰等帮我收集资料。如果时间更多一点，书或许会不一样。不过，时间对维特根斯坦和杜尚不是问题，对萨德侯爵和埃瓦里斯特·伽罗瓦是一个理由，对其他人是一个借口，我当然也不例外。一如既往，本书的问题想必很多，并非仅仅缘于匆忙，但其责任与他人无关。

刘云卿

2015年12月21日 萨夫兰博卢

目 录

序言	1
穿过刘易斯·卡罗尔的镜子	1
沉默的《逻辑哲学论》	7
乔吉奥·德·契里柯的阴影与孤独	37
《大玻璃》	46
邂逅博尔赫斯	68
词典与建筑	88
杜尚的《蓝皮书》与《棕皮书》	113
酒馆里的本雅明	136
维特根斯坦的“现成品”	149
在“索多玛城堡”的阴影下	162
神、人、动物、机器及其幸福简论	190
莎士比亚,或者贝多芬?	204
重聚:《论确定性》与《瀑布》	217
审判日	233
缩写表	243

穿过刘易斯·卡罗尔的镜子

“我的名字叫爱丽丝，不过——”

“这名字真够蠢的！”Humpty Dumpty 不耐烦地打断道。

“它意味着什么？”

一个名字一定要意味着什么吗？

——《爱丽丝镜中奇遇记》

刘易斯·卡罗尔要在两本爱丽丝和《西尔维与布鲁诺》(Sylvie and Bruno)中持续不断地处理并置、惊奇、相似、时间、必然性，物体及其镜中影像等诸多“哲学”问题。他与“镜子”须臾不离。不仅镜中物体是倒置的，时间也是如此：“‘哪一类事情你记得最清楚？’爱丽丝大着胆子问道。‘噢，下下个星期的事情’，女王胡乱地回应说。”Tweedledum 与 Tweedledee 如此相像，就像镜中的自己，要借助名称才能区分开来。它们指向两个人（或象棋中的两个兵），但却是几乎一模一样的两个人。还有就是：Humpty Dumpty 既可以是 Humpty，也可以是 Dumpty，他当然是 Humpty Dumpty，他究竟是谁？或者谁是它？“我看到‘无人’

(nobody)正走在路上。”爱丽丝说。

显而易见,爱丽丝掉进兔子洞的那一刻是致命的,正如她可以轻易地穿过镜子。爱丽丝对比例的差异惊讶不已,刘易斯·卡罗尔的任务更为艰巨,他要同时考虑镜中和镜外,就像两个半圆因镜子而成为圆,或者物体与其水中倒影合为一体那样。不妨试着去设想维特根斯坦与镜中的杜尚对弈,或者相反,镜中的维特根斯坦与杜尚对弈:“如果能在四维空间中旋转,右手手套就能戴在左手上。”(TLP6.36111)他们的对弈在第四维中展开,真实性毋庸置疑:“阿德尔海德(Adelheid)与主教下的是真正的象棋(Schachpartie)吗?——当然。他们并非装着在下棋——就像戏剧中一个可能的角色。——不过,举个例子,这盘棋没有开局!——它当然有;不然就不是象棋游戏了。——”(PU365)依据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执白,第十一步赢。维特根斯坦与杜尚的对弈没有输赢,有时候他们甚至会移动一下对方的棋子。在移动自己的棋子与移动对方的棋子之间存有一种难以觉察的位移,就像时间的移动,其实时间并没有流逝,我们只是端坐在那里,纹丝不动。至少芝诺会这么想,阿喀琉斯与乌龟的故事就是明证。

“比赛中,跑得最快的永远追不上跑得最慢的,因为追赶者先要到达被追赶者开始的点,所以跑得慢的那个必定始终领先”,如此以至无穷(ad infinitum)。这是众所周知的阿喀琉斯与乌龟赛跑的悖论。从第欧根尼、亚里士多德到伯特兰·罗素、昂利·柏

格森和博尔赫斯，试图读解“芝诺悖论”的人代不乏人。刘易斯·卡罗尔在《乌龟对阿喀琉斯说》中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A)等于同一物的两物彼此相等。

(B)三角形的两条边等于同一物。

(C)如果 A 和 B 为真，Z 必定为真。

(Z)这个三角形的两条边彼此相等。

‘你应该叫它 D，而不是 Z，’阿喀琉斯说。‘它在另外三个的后面。如果你接受 A、B 和 C，你就必须接受 Z。’‘为什么我必须？’‘因为它是逻辑结论。如果 A 和 B 和 C 为真，Z 必定为真。你不会真的要争论那个吧？’‘如果 A 和 B 和 C 为真，Z 必定为真，’乌龟若有所思地重复道。‘那是另一个假设，不是吗？如果我没有明白它何以为真，我会接受 A 和 B 和 C，依旧不接受 Z，难道不是？’

.....

‘我真要那样吗？’乌龟无辜地说。‘让我们搞清楚。我接受 A 和 B 和 C 和 D。假定我依然拒绝接受 Z？’

‘那样的话，逻辑会扼住你的喉咙，迫使你那么做！’阿喀琉斯稳操胜券地说。‘逻辑会告诉你：你无能为力。因为你已经接受了 A 和 B 和 C 和 D，你就必须接受 Z！你瞧，你别无选择。’

.....

(E)如果 A 和 B 和 C 和 D 为真，Z 必定为真。

‘直到我认可它，当然，我不需要认可 Z。所以你瞧，这是必

要的一步。’

‘我知道，’阿喀琉斯说；他的声音中有一抹哀伤。”^①

引文中略去的“判定过程”并非无足轻重，相反，认可是逻辑的前提，逻辑是认可的前提。问题在于，如果你遵循逻辑的推论，你就不会留意到认可，反之亦然。因此除了逻辑的形式系统，还蕴含着一种认可的形式系统的可能性。于是，你不断地设定前提，然后导向新的结论；一旦不接受你的前提，结论就将无从得出。阿喀琉斯不断地记下新的命题，乌龟不断地导向新的推论，如此以至无穷。乌龟把阿喀琉斯导向“无穷回归”，从而使他再次落败。在“形式系统”的中间，乌龟总是插话说：我不认可你的前提！巴托比(Bartleby)比乌龟更进一步：“我宁愿不”(I prefer not)！乌龟或巴托比就是那个向我们指点“阿喀琉斯之踵”确切部位的人或动物。“如果巴特比是新的弥赛亚，那么他的降临不像耶稣那样是去拯救所是(what was)，而是去拯救所不是(what was not)。”^②“延宕”命中注定。

伊丽莎白·鲍温(Elizabeth Bowen)说：“没有不爱冒险的爱丽丝的教条，哪来的奇境？”^③它的反向位移同样重要，两者缺一不可。梦会醒来，对弈会结束，不然梦将不再是梦，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将成为梦魇。那么，刘易斯·卡罗尔仅仅做了一个精确的

① Lewis Carroll, *The Complete Works*, Penguin Books, 1988, p. 1106.

② Giorgio Agamben, *Potentialit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70.

③ Suzi Gablik, *Magritte*, Thames and Hudson, 1988, p. 172.

梦，抑或仅仅记下了一局想象中的对弈？难道不正是他记下的一切揭示了我们生存的梦幻性质，并注定成为游戏和艺术的隐喻？^① 对此我们真的很确定吗？

“我是真的！”爱丽丝说，开始哭了起来。

“哭并不能让你变得更真一点，”Tweedledee 评论说，“没什么好哭的。”

“如果我不是真的，”爱丽丝说——破涕而笑，看上去有点可笑——“我就不能哭。”

“希望你不至于认为那是真的眼泪吧。”Tweedledum 极其轻蔑地插了一句。^②

查尔斯·道奇森(Charles Lutwidge Dodgson)无伤大雅的“色情”(与希腊的趣味相反，道奇森的“恋童癖”仅限于女童)被路易斯·卡罗尔“纯洁无瑕”的摄影遮蔽。少女爱丽丝终究要成为别人的“新娘”，然后被剥光衣服：“哲学问题的解决类似于童话中的礼物，在魔幻城堡中看上去很神奇，但在日光下只是一块普通的铁而已(或相似物)。”(VB13)维特根斯坦提供了一种卡罗尔式的对比，前提是要倒置路易斯·卡罗尔的次序。与爱丽丝萌动的

①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维特根斯坦的作品(尤其《哲学研究》)视为卡罗尔式的“废话诗”。刚到美国的杜尚曾短暂地以教法语为生，他的教材就是《爱丽丝漫游奇境》的法译本。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第一本书就是把《爱丽丝漫游奇境》译成俄语。精准地写出我们的梦，就此而言，整个文学史只有一人做到，他就是路易斯·卡罗尔——博尔赫斯如是说。

② Lewis Carroll, *The Complete Works*, Penguin Books, 1988, p. 174.

性欲相对应的是一个成年男子的孤寂,后者在当代艺术中获致再生,因为未来的艺术家“会像奇境中的爱丽丝那样,被引领着穿越视网膜的哈哈镜,进入更为深沉的表达”(DP89)。当然,那个“成年男子”不只是刘易斯·卡罗尔。像卡罗尔一样,维特根斯坦和曾经的杜尚也是一个“单身汉”。^①“但是‘荣耀’并不意味着‘一个不容置辩的论证’。”爱丽丝反驳道。“当我使用一个词的时候,”Humpty Dumpty 的语调极其轻蔑,“意味着我选择它去意味,——不多也不少。”^②

① 杜尚为自己晚年再婚(第一次婚姻转瞬即逝)提供了一个理由:他们已经老到无法再行生育。生育甚至性的暗示其实是一种误导,因为伴随《大玻璃》的正是“单身汉们”失败的欲望和绝望的性。严格而言,杜尚是一个“永恒的单身汉”。

② Lewis Carroll, *The Complete Works*, Penguin Books, 1988, p. 196. “a nice knock-down argument”也可译为“一场激烈的争论”。卡罗尔的读者可以“选择”它多义中的一种。

沉默的《逻辑哲学论》

关于《逻辑哲学论》的“事实”简单至极。1911年起，维特根斯坦把自己的思考记录在多种笔记本上，其中的三本得以幸存，其他被毁掉。这些笔记成为后来书稿的基础。1918年夏天，借着战争的间歇，他在叔叔保罗的房子里完成了《逻辑哲学论》（*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清晰的时间印记被载于《1914—1916笔记》。有关上帝、自我、美学、伦理学以及神秘之物的思考集中在笔记的最后部分。经多方奔走，1921年终得出版，次年英译本问世，名字被改为G. E. 摩尔所建议的拉丁名称《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1968年发现了遗失的《逻辑哲学论》早期版本，旋即被命名为《前逻辑哲学论》（*Prototractatus*）。

维特根斯坦是谁？

我可不能去想另一件事，我一辈子只想一件事。上帝折磨了我一辈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

我不是信徒，但禁不住从信徒的角度面对一切。

——维特根斯坦《杂论》

“如果我不首先是一个人，何以成为逻辑学家？”这个自我设问是维特根斯坦与罗素问答的翻版：“你在思考逻辑，还是你的罪恶？”“两者都是！”维特根斯坦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托尔斯泰小说中的“罪人”形象登场，比如斯塔夫罗金、伊万·卡拉马佐夫、谢尔盖神父……^①罪恶让他不安，是他的“肉中刺”，哲学或逻辑不啻他灵魂痛苦的见证和自我救赎的手段。他要成为一个“体面的人”。哲学因与罪恶及救赎相连而绝无仅有，即使帕斯卡尔、克尔恺郭尔或者尼采也不例外，因为维特根斯坦不是“基督徒”，也不是耶稣或柏拉图的敌人：哲学因与诗或艺术相连而不可判定。“相似”不是归类的前提。说维特根斯坦不属于什么比说他属于什么更为困难。罪、救赎、幸福和行动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因此，根本没有“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这种说法：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就是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哲

① 维特根斯坦拥有或希望拥有的宗教观念类似于佐西马长老、阿廖沙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但他的“表现”更加接近那些“罪人们”，甚至斯麦尔佳科夫。罪人是救赎的前提，疾病是治疗的前提。圣者大多从罪人开始，比如保罗、奥古斯丁或者依那爵·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后者的《自传》开始于对罪人的设定：“直到二十六岁，他还自弃于尘埃；他的最爱莫过于战争般的游戏，伴随着强烈而又愚蠢的获取声名的欲望。”Ignatius of Loyola,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and Selected Works*, Paulist Press, 1991, p.68。

学。如果有一种东西被叫作“维特根斯坦的宗教”，那就是维特根斯坦具体可感、无所不在、难以尽述的行动。“弗洛伊德的书因他的死亡而死去。现今再也没有人会像他那样从事精神分析。”(RW154)^①

不过，维特根斯坦是谁？“那个个人”、战士、《逻辑哲学论》的作者、为罪恶辗转反侧的人、哲学家、钢丝艺人、诗人，或者其他？“那个个人”是谁？眼睛或皮肤的颜色，走路的姿态，戴着或脱下帽子……“我们从来不谈论赤裸的个人。有一个穿灰色裤子的人。”(WLFM268)“传记”注定是失败的尝试，事实或细节于事无补。“他人的眼光”点缀在形形色色的回忆录和传记之中，维特根斯坦会因 Brian McGuinness 或 Ray Monk 的不同而不同，即便“自传”也不例外。《地下室手记》或许是曾经有过的最为“真实”的自传，但那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概念超出界定，个人超出概念。维特根斯坦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形象”，它在每一次具体的行动中更新自身。摩西是一切先知中最经典的形象，“但是，当要作出一个有关摩西的陈述时，我是否总是会用这些摹状词中的某一个来代替‘摩西’？兴许我会说，我理解的摩西就是做了圣经中归之于摩西的那些事情，或至少是其中的大部分事情的人。但是多少？我必须证明多少为假，才能把我的命题作为假命题予以放

^① “我的梦常常是我的恐惧的表达，而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是愿望的表达。”(RW154)